

早日民主的人士一定要知道，民主建設要有成效只能漸進，不能急躁。民主建設的難度遠高於革命，當年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躁心態，帶給中國人民的巨大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

今日中國經濟能快速成長，與二十年來不斷開發經濟特區有莫大關係。快速成長，也會很快遭遇到發展的瓶頸。因這些特區已造就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他們原先的創意已漸趨僵固，削弱了應付挑戰的能力。不只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社會方面，也都產生了類似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吸取新觀念，運用新方法，採取新步驟，真正用心在各領域去建立能促使不斷更新的機制。建立這種機制最主要的條件，是權力分散、下放，提昇各自的自主權，因為只有在能獨立做決策的單位和組織裏，革新的觀念才有機會湧現。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建築物越來越大，但精神生活卻十分匱乏，這本是邁向現代化的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因中國改革開放的步調很猛，使物質與精神的失調格外嚴重。因此必須重視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方面的問題，使那些在市場經濟中淪為弱勢群體的人文學者和人文知識份子，也有發揮他們才智的空間。富有獨立性和創造力的人文人才，對物質的需求並不高，他們最需要的是研究和發表的自由環境。缺乏自由的氣氛，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是很難提高的。在這一點上，今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形象是很不相配的。

不能容忍批評的政府，它的體質必定虛弱；靠着軟弱馴服的人民，終究無法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韋政通 台灣中國思想史學者

讓讀者成為公眾

徐賁

「讀者」是一個消費概念，而「公眾」則是一個社會概念。前者牽涉到的是流行或暢銷，後者則是問題探討和共識形成。任何特定的刊物公眾都只是相對於其他特定公眾而言的，即便與普遍公民社會問題相當貼近的公眾也不是「普遍公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社會作用不在於設計某種宏大圖景，而在於以其關心問題的特定方式來幫助形成民主的、理性平等的公民社會規範。



每個雜誌刊物都有其讀者，但未必能就此形成某種公眾。法國傳媒學者達揚 (Daniel Dayan) 對「讀者」和「公眾」做了區分，指出「讀者」是一個消費概念，而「公眾」則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前者牽涉到的是流行或暢銷，後者則是問題探討和共識形成。不同的媒體刊物將讀者轉化為公眾的能力是不同的，它們所產生的與公民社會建設有關的公眾效果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二十一世紀》的十年回顧，也許可以用它形成的刊物公眾作為一個標誌尺度。

刊物公眾的第一個特徵是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刊物公眾不是統計數字上的讀者，而是一個關心同類問題的思想群體。一個人可以因為偶然閱讀一本雜誌而成為它的讀者，但卻不一定成為它的公眾。刊物公眾和走馬看花、隨意瀏覽的讀者是不同的。《二十一世紀》正是以對某些當代基本人文問題 (如現代性、民族歷史傳統、民主社會變革、知識份子作用、中國與世界，等等) 的既持續又有變化的討論，將關心這類問題的讀者轉化為某種思想型公眾的。公眾是相對於問題，而不僅僅刊物而形成的。《二十一世紀》當然不擁有由這些問題形成的公眾，因為《二十一世紀》並不擁有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然而時下關心這些問題的刊物稀少，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一世紀》對這一公眾的形成作用便顯得尤其突出。

刊物公眾的又一特徵是，它具有相當的內部反思和討論能力。這一特徵使得刊物的思想討論具備了小型公眾空間的性質。這和分散的、鮮有交流的讀者群是不同的。不少刊物試圖以「讀者來信」這樣的欄目來達到公眾性效果，但是如果沒有實質性的公眾問題，這種欄目便往往流為表面的公關手段。《二十一世紀》是跨學科的綜合人文雜誌，但是不同的人文學科之間卻存在着一些關鍵公眾問題的有力維繫，尤其是種種以「中國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公民權利和參與，社會公正和政治自由，道義和秩序，等等。《二十一世紀》不斷促進對這些公眾問題的討論和交流，因此而獲得顯著的公眾效果。

刊物公眾的再一個特徵是，它能夠促使讀者興趣熱點轉化為公民社會要求。不同類型的刊物將讀者轉化為不同類型的公眾，甚至包括種種時尚、信仰、和以「迷」相稱的人群。然而不同的刊物公眾與公民社會問題的關係有近有遠，提出社會性要求的直接程度也極有差別。《二十一世紀》屬於近的和較直接的那一種。任何特定的刊物公眾都只是相對於其他特定公眾而言的，即便與普遍公民社會問題相當貼近的公眾也不是「普遍公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社會作用不在於設計某種宏大圖景，而在於以其關心問題的特定方式來幫助形成民主的、理性平等的公民社會規範。《二十一世紀》堅持學術品質，提倡有質量的思想，強調說理論證的討論程式。從公眾效果來看，這已超出了專門學術素養的範圍，進而具有了普遍性公民素質訓練的意義。

專門學術行為和普遍公民行為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如果把學術行為的理性思考看成是只有少數專家才配實行、才能完成的話，那便是精英式的。但如

果把它看成是每個公民都能完成的的話，那它就帶有了民主的性質。精英思想並不一定與民主理念背道而馳，精英思想甚至可以是民主的。民主的精英思想強調的是「質量」和「素質」。無論一個人從事哪一種社會工作，他都要做得盡可能的好，只要做好了，不止是學術研究，任何工作都有人格培養和道德訓練的作用。有質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質的公民，因此離不開公民教育和自我教育。從這個角度來強調理性思考能力，便是提倡民主參與的素質。

對於一個講究學術品質的刊物來說，克服學術精英主義並非一件易事。學術分科越來越專門化，使得許多學術問題離公民社會建設越來越遙遠，也使得許多學術刊物將本來已狹窄的讀者群轉化為民主社會公眾的能力大大減弱。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一世紀》以其跨學科性和對公眾問題的關懷所發揮的公民社會公眾轉化作用，也就越加值得重視和提倡。

徐 賁 美國加州聖馬利亞學院英文系教授

直面中國的現實

徐友漁



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接點是現在，中國當下現實的極端重要性不言自明。且不說中國社會這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新現象紛至沓來，新事物層出不窮，新思潮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立場的大分化。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其實已經落在迅速變化的中國現實的後面。大陸個別刊物零零星星然而引人注目的討論與爭論，《二十一世紀》有更多更大的言論空間把問題研究得更深入。